



# 仙剑神曲



牛语者◎著

不是为了说什么成仙的故事，只是每个人在成长中都可能遇到过的故事……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|| 仙剑神曲 ||

少年不堪弄情愁，

泛小舟，付水流。

可怜彩蝶，

风雨花满楼。

仙人奇侠虽道遥，

妖魔道，爱义柔，

红尘万丈有恩仇，

剑气收，笛音休。

憔悴宽衣，红颜为君忧。

霜雪依稀灵珠泪，

奴有梦，月如钩……

5

牛语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剑神曲 / 牛语者著. 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. 2006

ISBN 7-80680-391-2

I. 仙... II. 牛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VI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4831 号

## 仙 剑 神 曲. 5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787 × 1092 毫米    16 开    100 印张    1300 千字

2006 年 6 月第一版   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ISBN 7-80680-391-2/I · 283

定价: 100.00 元(全 5 册)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450002)

本书由 Freshpub, Inc. (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) 授权在中国大陆  
(不含港澳台) 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, 并保留一切权利

# 仙剑奇侠传

5

第十八章

长宵夜雨

1

第十九章

雪拂琴箫

71

第二十章

蓬莱仙会

143

第二十一章

玉牒金书

211

第二十二章

天缘注定

283

求

目

# 仙剑神曲

## 第十八章

### 长宵夜雨

不料，这镇子上蓦然间到处都是来自南荒漠北的魔门群豪，将各家酒肆茶楼挤得满满当当，一路寻来才找到了知香居。

姬别天进门时已看见门口的两桌人里，多半是昔日追随红袍老妖夜袭翠霞山的南荒高手。



## 一、风 云

落马驿是座三面邻水的小镇，向西六十里便是云林禅寺。由于地处汉州要冲，每日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，镇子上客栈酒楼林立，十户人家里倒有五户作此营生。除此之外，便多是一些渔民脚夫、商贩工匠，民风甚为淳朴。

日暮时分，镇南头的百年老店“知香居”渐渐热闹了起来，偌大的铺子里，三三两两的客人将桌子都占据了。

然而知香居廖掌柜看着生意上门，头顶却在冒汗。

这两日生意火爆得有些离谱，除去往常那些行走于落马驿之间的老主顾之外，不知怎地突然多出许多形形色色、来路不明的客人，这些人打扮怪异，言行放肆，出手更是阔绰，真不晓得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

好在这些客人模样虽凶，只要伙计们小心伺候着，却少有在知香居内打砸闹事的，只每到晚间必三五成群地来此呼喝斗酒作乐，至夜半方散。不不知香居有此等怪事，落马驿的其他茶楼酒肆也一般无二。

但这些客人却无一在镇上宿夜，令那些经营客栈的老板眼红不已，竟生出选错生意开错店的感叹。

在临近知香居大门口的两张桌子上，七八个怪模怪样的客人，有老有少，甚至还有两名模样妖艳的女子，彼此肆无忌惮地拼酒划拳，高声谈笑，每半晌的工夫，便会让小二再加上一坛子烈酒。

靠窗的一桌只坐了两人，好似一对中年夫妇，背对着门口，让人瞧不清他们的相貌。

他们来得挺早，却只点了两三个素净的菜肴和一壶暖酒，徐徐啜饮少有言语，倒也自得其乐。

再过去靠柜台的两桌又是另一群客人，旁若无人地喧哗大笑，仿佛是在跟门口那拨人暗暗比拼嗓门大小。


当中的桌上，只坐了一个肥头大耳、满脸堆笑的和尚。这和尚不忌荤腥，叫了一整桌的大鱼大肉、野味河鲜，独自一人喝酒大嚼，好不快活。

最靠里的角落里，静静坐着三个汉子，身边放着圆圆尖尖的宽大斗笠，竟是一副渔民打扮。

这三人静坐不动，时不时地悄悄抬眼朝门外张望，桌子上的酒菜却一直动也未动。

另外四五桌的客人，倒都是一些老主顾，让廖掌柜瞧上去可顺眼安心多了。

忽然门口有一人声如洪钟，高声问道：“掌柜的，里面可还有空桌子？”一名身材魁梧的红袍老者黑发铁髯，威风凛凛站立当场。



身旁并肩立着的，是一个瘦小枯干的黑袍老道，面色漠然，双目精光内敛，不怒自威。

在二老身后，侍立着四五个弟子，道俗各半，却也是清一色的红黑装束，神情气足，背后负剑，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人物。

那红袍老者目光扫过厅里，瞧见门口的两桌人，鼻子里禁不住低低地哼了声，却也没说什么。

再看到当中那桌上坐着的和尚，目光中更是充满不屑，但想着此来云林实有要事在身，不便另生事端，只能强按捺下不悦之情。

这几人一进门，知香居中的客人反应又各不尽相同。

角落中那三个渔夫打扮的汉子将头低下，有意无意地侧转过脸去，靠窗的那对夫妇则是浑若不觉，依旧把酒小酌。

那和尚却哈哈一笑，停下杯箸说道：“淡怒真人，姬老爷子，您二位也到这落马驿来啦？莫非是为了丁小哥的事情？”

这红袍老者正是姬别天，他与淡怒真人闻知丁原犯下了杀害一愚大师的重罪，被幽禁在云林禅寺之中，择日便要公审处置，便立即从翠霞山赶来。

路经此地天色已晚，众人便打算在落马驿歇上一晚，明日一早再登门拜访云林禅寺。

不料，这镇子上蓦然间到处都是来自南荒漠北的魔门群豪，将各家酒肆茶楼挤得满满当当，一路寻来才找到了知香居。

姬别天进门时已看见门口的两桌人里，多半是昔日追随红袍老妖夜袭翠霞山的南荒高手。

如今红袍老妖已被年旃、丁原等人打得落荒而逃，南荒尊主的宝座已归年旃。不用说，眼前的这帮人定是奉了年旃之命，打算围攻云林禅寺救丁原的。

这些人嚣张惯了，在云林禅寺的眼皮底下居然依旧放任形骸，不隐行踪，明摆着是不把天陆正道放在眼里。

姬别天生性火爆，疾恶如仇，要依着他的性子，本欲出手好生教训一通这群肆无忌惮的妖孽鼠辈。

可现下为着丁原之事，正魔两道各路人马，无数高手都风集云聚齐齐汇往云林，处处弥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。

此时动起手来横生枝节，势必惹出许多无谓的事端，所以此老才能睁只眼闭只眼权当不见。

况且，姬别天早就看到，除了南荒的这群人，另外两桌上坐着的人，竟来自漠北一脉。这群人里面有两个也算是他的老相识，去年幽明山庄一战中，更曾携手并肩闯关突围，都是漠北魔道有数的人物。

念在这分“交情”上，姬别天不愿多事也就罢了，却没曾想到，坐在当中一桌的那和尚，却恁的不识趣，满脸笑嘻嘻地上来搭讪攀交情。

假如姬别天和淡怒真人与这和尚果真有些渊源也就罢了，可惜偏偏对方是天陆九妖中最阴险狡诈、令人不齿的一位，连南荒群雄都敬而远之，同在一家



酒肆也不愿与他同桌，更不肯与他搭话，何况是翠霞六仙中人。

姬别天鼻子里重重一哼，故作没听见，又叫了声：“掌柜的，可还有空桌子？”

冷不防门口一桌中有人冷冷笑道：“有没有空桌子自己不会长眼睛瞧么，扯着那么大嗓门，吵得人耳朵都快聋了，扫了我们兄弟的酒兴。翠霞六仙的架子可真大。”

姬别天眼中怒光一闪便要发作，却被身旁的淡怒真人一把按住胳膊，低声道：“姬师弟，莫要生事。”

对于这位铁面无私、低调干练的二师兄，姬别天颇多敬重，森寒的目光从那个出言不逊的中年文士脸上一扫而过，直如两把利剑穿进对方的眼睛。

那中年文士被姬别天盯得心头打了个突，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又不能服软，惟有故作不屑地低哼一声，却也不再恶语挑衅。

一个已忙得晕头转向的伙计赶忙迎上来道：“几位客官，对不住，这里的桌子已经全满了，要不小的去和那位大师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并成一桌？”

姬别天眉头大皱，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与唐森这种小人同桌，刚打算推辞谢绝，出门另找一家，却听见靠窗那妇人柔和的声音说道：“淡怒真人，姬仙友，若不嫌弃，何不妨请来同坐？”

淡怒真人拂尘一扫，凝目朝那桌望去，颌首一礼道：“水仙子，苏仙友，原来二位贤伉俪也到了。十余年前与二位翠霞一晤恍然如昨，却不知别来无恙否？”

知香居里立时起了一阵骚动，数十道目光齐齐朝靠窗的那桌瞧去，眼中且敬且畏，更掺杂着些许惊喜。

一千人都未曾料到，自己能有幸与苏真夫妇同在一间酒肆中喝酒，此次回去也可向旁人鼓吹一番。

更何况，普天之下，谁人不知苏真夫妇与丁原渊源深厚，性情相投，这两人出现在此地，也必定是为了解救丁原脱困而来。

苏真乃百余年来威震天陆的魔道十大高手之一，一身修为震古烁今更兼精通奇门遁甲，足智多谋，七十余年前，仅凭一人之力便搅翻了天陆正魔两道。

而水轻盈出身三大圣地之一的南海天一阁，号称百年以来天一阁最杰出的嫡传弟子，与苏真的一段姻缘，早在正魔两道中传为佳话（虽说正道中多数人可不会这么想）。有这两人在此，救丁原脱困的把握无疑又会多上几分。

当下就听有人窃窃私语道：“这下好啦，连苏老魔和水仙子都来了云林，那些个臭和尚有得好果子吃啦！”

又有人道：“那可不是？想当年苏老魔两闯云林，金佛题字，把个云林禅寺折腾得，嘿嘿，就差跳脚骂娘了，这回我看云林的那些和尚怎么收场。”

这些人只小声嘀咕着，却没一个真上前向苏真夫妇打招呼。盖因苏真孤傲怪僻的脾气早为众人熟知，谁也不敢去自讨没趣。

水轻盈嫣然一笑，回答道：“难得真人尚记得十年前的旧事，而今回首确





也不胜感慨。贵派于丁原的再造栽培之情，愚夫妇更是感同身受。”

淡怒真人微微一笑，在水轻盈对面落坐。

姬别天站在原地略略犹豫了片刻，就听见苏真已开口说道：“姬别天，久闻阁下海量，仙侠修为上你赢不了苏某，不晓得在酒量上是否也同样逊色？”

姬别天心中诧异，他与苏真从来就没对上过眼，曾经为了丁原的事情更弄得如同仇敌，苏真断没有主动邀自己喝酒的道理。

他哪里晓得，苏真这么做，一为丁原当年师出翠霞，二为钦佩老道士的壮姬别天怒眉一扬，大马金刀地在淡怒真人身旁坐下，叫道：“掌柜的，先上十坛好酒来！”

身后一班翠霞派的弟子，说出来也可算天陆数得上名号的人，但尊长在前均肃然侍立不发一语。

如此森严的门风，确可令旁人侧目，可春风化雨偏调教出丁原这么一个性格张扬、我行我素的弟子，也算异数。

姬别天换了个大碗，也不多话，拍开酒坛封泥满满倒上，一口鲸吞碗底不留滴酒。

苏真淡淡一笑，也照样拍开一坛酒，依旧用他的小杯自饮自酌，看似不如姬别天豪气，可酒坛见底的速度却不遑多让。

须臾之间，两人的手又各自抓起了另一坛酒。

水轻盈见状嫣然一笑，轻声问道：“真人，此来云林可是为了丁小哥的事情？”

淡怒真人点头低声道：“不错，水仙子与苏仙友不也正为着此事么？”

水轻盈道：“愚夫妇确也是前来替丁小哥说情的，说什么轻盈也不敢相信他会杀了一愚大师。莫说丁小哥与一愚大师素昧平生，无仇无怨，即便以丁小哥为人来讲，他若要为难一愚大师，也一定会如前次那般光明正大地找上门去，干什么要使此背地偷袭的伎俩？”

淡怒真人不置可否，道：“丁原这孩子行事是太过嚣张了些，但本质却绝不会错。”

苏真一边与姬别天埋头拼酒，一边细听二人交谈，闻言不由冷哼道：“原来真人心中早就明白，那为何当年偏偏将丁原逐出了翠霞？”

淡怒真人摇头道：“这是淡言师弟生前的决定，其中苦心，贫道也不便妄言。”

水轻盈轻叹道：“可惜了淡言真人，一代翠霞宗师，最终竟落得如此下场。也难怪丁原那孩子会单枪匹马闯上云林，又在云梦大泽中险些杀了一执大师。”

苏真冷笑道：“丁原如今行事，哪里还有一点嚣张的样子？若换作老夫当年，不拆下云林禅寺半边围墙，又怎配得起”血性义气“四字？”

姬别天已两坛烈酒下肚，脸上通红一片，又拍开第三坛酒的封泥说道：“苏老魔，也不用你去拆云林禅寺的围墙了。你没看见这里坐的这些南荒、漠北的人，三两日内，云林禅寺必定会有一场血战，大可遂了阁下心愿。”



苏真不以为然道：“笑话，苏某快意恩仇，真要想找谁家的麻烦，又岂用借手他人？况且自从一心大师圆寂后，区区云林禅寺上千僧众，已无一人堪入苏某法眼！”

他这话淡淡说来，嗓音并不高，却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。虽是狂妄，却无人敢讥讽反驳，纵是脾气暴烈如姬别天者，也仅止低低哼了声。

水轻盈怕又引起争执，移转话题问道：“真人，您与姬仙友拜访云林，只怕也不是仅做旁听这样简单吧？”

淡怒真人回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贫道与姬师弟同样是为丁原说情而来。他虽然已被逐出翠霞门墙，但终究也是淡言师弟苦心造就的嫡传弟子，若就这样负上杀害一愚大师的罪名，被云林禅寺处决，于公于私，翠霞派皆不能坐视不理。”

水轻盈展颜道：“若有贵派出面劝说保全丁小哥，自是再好不过。”

苏真却嗅道：“姬别天，昔日在越秀山时，苏某曾亲眼见你要掌毙丁原，怎么今日又会亲赴云林为他求情？看来，明天的日头可是要打西边出来了。”

姬别天一掌拍得桌子上的杯盏碗碟都跳了几跳，低喝道：“苏老魔，当日越秀山上要掌毙丁原的确是老夫；今日要想救丁原脱困的，也还是老夫。前者因他罔顾纲常，触犯门规，后者是因老夫绝不相信，他会做出杀害一愚大师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来。

“况且幽明山庄一战，丁原于老夫父子皆有救助之恩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有何不对？你要是为了小儿女的事看着老夫不顺眼，尽可拔剑一战，姬某修为纵有不如，也不会有半点含糊。但拿这些不咸不淡的风凉话来挤兑老夫，休怪老夫不给情面！”

他满以为对方也会怒目相向乃至拍案而起，孰知苏真竟哈哈一笑，悠然举起酒杯道：“姬兄一番话，倒让苏某今日对阁下刮目相看。你我且尽此酒暂作一别，来日蓬莱仙会上，苏某再与姬兄把酒共饮！”

他仰头喝干杯中烈酒，面不改色飘然起身，从袖口里取了锭银子放下，说道：“盈妹，天色不早，咱们还是赶快上山，不要让云林禅寺的和尚以为苏某又捡着大黑天的来找他们麻烦。”

水轻盈浅浅含笑，跟着起身告辞道：“真人，姬仙友，后会有期。”

姬别天大是错愕，久闻苏真行事喜怒不定，来去无端，今日总算又见识了一回。

他微一皱眉问道：“师兄，咱们要不今日就跟在苏老魔夫妇身后上云林禅寺去？以苏真的性情，云林禅寺一不肯放人，双方必定会闹翻，不定又是场恶战。”

淡怒真人沉吟片刻，点头道：“也好，但咱们走得稍晚些也是无妨。”

姬别天看看桌上的酒杯，立刻明白了淡怒真人的顾忌。

倘若翠霞派与苏真夫妇一前一后几乎同时抵达云林，又都是为丁原开脱说情而来，难免会惹人疑窦。



现下这种微妙当口上，一举一动都得小心谨慎些才好。

他无意之中一转眼，却发现不知何时唐森也已离开了知香居，一名伙计正在收拾桌上的杯盏狼藉。

打从门外又来了一拨人马，与苏真夫妇只是前后脚的工夫，为首一人满脸胡子，相貌粗豪，眼里一股子煞气。

他的左肩膀上似乎刚被人砍了一刀，伤得不轻，半干的血迹赫然染红身上黑衫。再看身后四五个同伴，也都是挂了点彩，却都是一副蛮不在乎的剽悍神情。

淡怒真人垂首低眉，似是入定，却以传音入秘道：“姬师弟，这伙人是漠北戮情崖的高手，咱们不必理会。”

姬别天悄悄颌首表示明白，他心知师兄订下客栈后，又故意出入酒肆，绝非为了解馋之想，而是想借此机会暗中查探情势。

漠北戮情崖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魔道大派，山主尤怨一身修为绝不逊色于正道七大剑派的顶尖高手，不想竟也来了云林。

那黑衫老者正是尤怨，他刚一跨进门，里面两桌的漠北群豪便纷纷起身拱手招呼道：“尤山主，原来你也来了！”

相比之下，靠门两桌坐着的南荒魔道高手神色就有些不自然。

当年尤怨未曾在戮情崖开山立宗时，也曾有数年游走于南荒各处，没少招惹大小麻烦，直到后来触怒了红袍老妖，遣出门下的别云五鼎追杀千里，才将尤怨赶到了漠北。就这个疙瘩一直未解，双方这么一碰面多少都有些不自然。

尤怨大步走进大堂，先是向漠北群豪拱手还礼，尔后大刺刺在唐森空出的桌子旁坐下，身后的部众也跟着落坐，便有人叫嚷着上菜上酒。

他自然也瞧见了翠霞派的一众高手，更认得姬大胡子。

去年幽明山庄一战，尤怨随古大先生身侧力闯重围，九死一生，委实挣下了不薄的名声，隐然已成一方霸主。

他刚一落坐，便听一个汉子粗声问道：“尤山主，昨个儿晚上见你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天的工夫就挂彩了？”

尤怨纵声大笑道：“这点小伤算个屁。老子刚才与云林禅寺的几个秃驴干了一架，虽说挨了一刀，可也废了他们三个，准保教这些窝囊废以后看见老子就滚得远远的。嘿嘿，这笔买卖做得值啦。”

姬别天听他话语粗俗狂妄，禁不住一皱眉头，猛灌了一碗烈酒。

那边的漠北魔道众人十有八九都鼓掌喝彩，纷纷道：“尤山主，您这下可为咱们漠北同道挣了脸面。那些云林禅寺的贼秃，平日里一个个趾高气扬，喳喳呼呼，真格的拼起命来，还得看咱们兄弟。”

冷不丁的有人阴阳怪气地讥讽道：“尤山主果然了得，不说当年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天南，单就今日对上云林禅寺几个不入流的小和尚，也能挨上一刀，还洋洋自得，这分金钟罩、铁布衫的皮厚把式，咱兄弟想学可也学不来。”

尤怨脸上煞气一腾，啪的拍案低吼道：“哪一个胆敢取笑你家爷爷，有种



的给老子站出来！”

门口一桌懒洋洋地立起一人，满头卷曲的紫发分外扎目，斜眼撇嘴冷笑道：“尤怨尤大山主，一别五十多年，贵人健忘，竟连商某也不认得了么？”

尤怨一愣，想起约莫五十多年前自己横行南荒的时候，曾与双星堡商氏昆仲交恶，后来使毒废了老大商雄的一条胳膊，自己却被老二商杰打成重伤。也因此之故，其后别云五鼎联手追杀，尤怨负伤不敢硬撼，被迫远遁漠北。

他进门的工夫商杰正好背对着自己，一时也没在意，不料这时候突然跳将出来。

有道是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两人这一撞上，顿时新怨旧仇一古脑的涌上心头，尤怨狰狞一笑，森然道：“老子当是哪只野猫在叫唤，却原来是双星堡的商老二，失敬失敬，不知令兄一向可好？”

商杰狞笑道：“尤怨，天幸让老子在此地遇见你，咱们五十年来的老账正好算上一算！”

翻手取出一对日月飞轮，“铿锵”一击顿起沙哑难听的金石之声。

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南荒与漠北的两路人马各有一二十人，不约而同站起身来分成两拨，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

淡怒真人与姬别天见大战尚未开打，这两路为着解救丁原的魔道人马，倒先内讧火并起来，当下一面暗中戒备，一面冷眼旁观。

尤怨身后一名汉子唾了口浓痰，破口大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咱们兄弟拼死拼活跟云林禅寺的秃驴厮杀玩命。你们这帮兔崽子不帮忙也就罢了，还有脸坐在这儿说风凉话。今儿个老子不把你们一锅端了，便将”王“字倒过来写。”

南荒那便有人笑道：“阁下把“王”字倒过写却不知该念什么？莫非是乌龟的“龟“字么？”

众人一阵哄堂大笑，那姓王的汉子黑脸涨得通红，怒吼一声：“兔崽子找死！”身形一纵，双手擎着对青铜鞭扑向对面。

忽然听见门窗有人在双手鼓掌喝彩，银铃般的声音咯咯笑道：“好热闹啊，丁大哥还没救出来，南荒与漠北的虾兵蟹将们倒先干上了，本小姐有好戏看了！”

## 二、山 雨

只见在窗台上，坐着一个年纪不过十四五岁的女娃儿，容颜娇俏，圆圆的大眼睛中却透着丝狡黠。她摸着自己两条乌黑的辫子，一双小脚悬在半空里来回晃荡。

那姓王的汉子身形在空中硬生生的刹住，朝左侧一折翻转落地，这手身法耍的很是漂亮，引得漠北群豪一阵喝彩。



他瞠目望向说话的女娃儿，问道：“你是谁家的娃儿，居然也敢来消遣老子？”

女娃儿咯咯娇笑道：“大个子，瞧你长得五大三粗的，脑袋瓜却不好使。人家商老先生与尤山主要清算旧账，又关你什么事情？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动不动就抄家伙拼命，不用云林禅寺的大师们伸个手指头，南荒漠北的几百号人自个儿先打趴下啦。”

“到时候，被别人笑话还是小事，救不出丁大哥来，却看你们如何向年老祖与古大先生交代？”

尤怨外表粗豪，人其实不傻，听对方的话说得不无道理。

但这么多南荒漠北的成名人物，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小娃娃教训一通，面子上难免有些过不去。

他禁不住低声喝问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跑这里来做什么？要不说出点道理来，别怪老子先将你拿下！”

他的想法正是众人心头的疑问，一众高手都纷纷叱喝道：“快说，是谁教你跑这儿来捣乱的？”

那女娃儿突然装出一副害怕的模样，冲着角落里的一桌叫道：“羽大哥，有人要欺负冰儿，你还不快来帮忙？”

此言一出，知香居里就像炸开了锅，无数惊讶的目光都向着角落里那三个渔夫瞧去。

三人里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嘿然道：“女娃儿，你怎知羽少教主在此？”

这话不啻就是承认了，当今魔教教主羽罗仁也在知香居里，姬别天目光如电飞射向瘦高个身旁的那个身穿土布衣裳的敦实青年。

从背影上望去，果真与阿牛有七八分的相似，不由得心中暗道：“这小子果真来了！他既然出现在落马驿，魔教的四大护法、各坛高手也必定在这附近，这下云林禅寺可更热闹了。”

那少女自是农冰衣，她身如飞燕飘然飞纵到阿牛身边，低下头来笑嘻嘻地小声说道：“羽大哥，我晓得你在这里等的是谁。”

阿牛被人点破，无可奈何转头沉声问道：“姑娘当真晓得？”

他这一侧脸，姬别天不禁又是一愣。

原来阿牛的脸显然是被高人易容乔装过，若非被这小姑娘说破，自己功透双目仔细打量，断难发现丝毫破绽。

他却不知阿牛行前为避免麻烦，特意求布衣大师静心改扮，脸上容貌已是大变，不然自己也不会到如今才醒觉。

农冰衣得意洋洋地用传音入秘之功说道：“本姑娘当然知道，你要等的人，不就是盛年盛大哥么？”

阿牛刚想答话，远远传来一连串滚雷般的闷响在夜空里炸开，几朵殷红如血的烟花，刹那间照耀得半边夜色一片赤光。

尤怨精神一振，叫道：“是古大先生的‘铁血令’！总算等到动手的一天



了，他奶奶的，老子都快憋坏啦。”

漠北一众二十多人群起鼓噪，那样子全不似稍后就有一场生死搏杀，反倒像是要去赶赴一场盛宴般。

淡怒真人遽然起身，低喝道：“我们走！”看也不看兴奋鼓噪的漠北魔道高手，径自出门，姬别天等人心知事态紧急，随在淡怒真人身后鱼贯而出。

忽听见背后阿牛叫道：“淡怒师叔，姬师叔！”

姬别天停住脚步，站在门口回过头来道：“羽少教主，莫非你想留下我们？”

阿牛见姬别天误会，急忙摇手道：“弟子不敢，弟子只是想着向两位师叔问安。”

姬别天凝视阿牛，心里突然浮现起淡言真人的面容。两人同门百多年，因着性格见解诸多不同，极少有往来。在姬别天心底，对于自己的这位师兄甚至常有些芥蒂。

但真到老道士走时，他才醒悟到，自己对淡言真人的敬重之心，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。当日眼睁睁看着老道士元神出窍，孤身突围，姬别天心如刀绞，不忍卒睹。

说到底，对于老道士舍生取义、拼死救护阿牛之举，姬别天尽管仍有些不以为然，但也不能不由衷钦佩淡言真人的血性豪情。

他见阿牛语态恭敬，一如往昔在翠霞山时，不由得心头一软，面色缓和下来，叹口气道：“阿牛，你如今已是魔教教主，再不是翠霞弟子。师叔这称谓今后还是免了罢，免得让人笑话。”

阿牛低头哑声道：“姬师叔——弟子出身翠霞，深受师门重恩，不管再过多少年，也绝不敢相忘！”

姬别天嗓子眼里有些堵得难受，想到若非阿牛身世特殊，为正道不容，又何至于师徒两人落到今日境地！

他沉默半晌，忽觉肩膀上被一只有力的手按住，却是淡怒真人回转过来，淡怒向阿牛微一点头说道：“阿牛，我们需得马上赶赴云林解救丁原。来日方长，你好自为之，不要辜负了令师的一片苦心。”说罢携起姬别天纵身飘飞而去。

阿牛嘴唇动了动，终究什么也没说出口，只怔怔坐回原先的椅子上。

那边尤怨恶狠狠盯着商杰，冷然道：“商老二，古大先生召集咱们兄弟杀奔云林救出丁小哥，老子这就要去了。咱们的老账不妨暂缓一缓。但教老子今夜不死，明天午时落马驿西十里长亭，你我不死不休！”

商杰一竖大拇指，哈哈笑道：“尤怨，有种！看在你我这次都为解救丁原的分上，商某今夜便不再为难你。咱们一言为定，商某明日哪怕只剩下一条腿，跳着也会去十里亭赴约！”

尤怨点点头，仰天一记长啸直如狼嗥震野，阔步走出知香居。二十多名漠北魔道高手齐齐鼓噪，转瞬消失在渐黑的天色中。



商杰朝着阿牛身旁端坐的两个汉子观量了一眼，抱拳道：“请恕商某眼拙，两位可是别云五鼎中的顾兄、辽兄？”

那瘦高个正是顾智，闻言起身回应道：“商兄，顾某如今不过是羽少教主的贴身长随，别云五鼎早已烟消云散，不值再提了。”

商杰又向阿牛礼道：“羽少教主，昔日别云山遮日崖一战，商某虽曾追随雷公夫妇杀上云酿天府，却无缘得见少教主一面。不想今日有幸，在此相遇。”

阿牛忙还礼道：“商二哥客气了，难得诸位如此热心前来救助丁小哥。若要说谢，也该是阿牛先谢过大伙儿才对。”

南荒群雄见阿牛偌大的声名地位，依旧谦逊有礼，无不大喜，来自飞岩山的罗杈高声叫道：“羽少教主尽管放心，咱们兄弟今夜定将丁原救出来，说什么也不会让这份美差教漠北的人马独抢了去！”

阿牛见群情激愤，忍不住暗自苦笑道：“这下可真糟糕了。丁小哥被云林禅寺软禁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不理。但从眼前情形来看，漠北、南荒的人分明是要找云林禅寺拼命，今夜一场血战势不能免。不管哪一方能赢，也是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。”

“况且这些人生性桀骜难驯，一旦杀出真火在云林禅寺中打砸一番，千年古刹只怕难以保全。”

他有心劝说众人冷静下来，切勿妄动干戈。但自知除非用强，不然这些魔道高手又岂会善罢甘休，甘心听命于己？

就算拦下了这里的十几个人，在云林禅寺四周尚不知聚集了多少一心要救出丁原的各路人马，自己又能拦住几个？

为今之计，惟有尽快找到盛年，想个法子稳住年旃与古大先生等领头之人，而后再设法救出丁原，将这场浩劫消弭于无形。

一念至此，阿牛问道：“诸位，不知年旃年老祖现在何处？”

商杰答道：“年老祖的行踪，只有雷公夫妇几个人知道。不过今夜咱们南荒各路门派的高手，都要在云林禅寺后山的”大悲峰“会合，想来老祖也会现身。羽少教主若想见他老人家，不妨稍后随商某同行。”

阿牛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已经约了位朋友在此会面，一时半会儿恐怕走不开。若赶得及，在下自会到大悲峰与年老祖一见。”

商杰老于世故，当下并不追问阿牛到底是在等谁，颌首道：“羽少教主，天色已经不早，咱们兄弟也该出发了，你我后会有期！”

阿牛朝着众人一拱手道：“诸位保重，后会有期！”

众人又向顾智、辽锋招呼了一声，呼啦一阵风般走了个干干净净。这知香居中原来的几桌老主顾，也早被先前的阵仗吓跑了，一下子居然只剩下了阿牛三人和后来的农冰衣。

望着一屋子的狼藉，廖掌柜擦擦额头上的汗，真是有苦说不出，要再这么折腾几天，往后这镇子上的生意就难做了。好在今天苏真留下的那锭银子够大，总算没让自己白忙活一场。



农冰衣笑语盈盈地道：“羽大哥，瞧你的模样也比冰儿大不了几岁，却已经是堂堂的魔教教主啦。那些个南荒魔道的高手，不听冰儿的话，可都对你礼敬有加呢，教冰儿好生羡慕你哦！”

阿牛听这小姑娘嘴上甜得跟抹了蜜糖一样，大哥长大哥短的，似乎与自己早已熟悉非常，心中暗暗奇怪，笑一笑道：“他们多半是看在年老祖与丁小哥的面上，才会对我如此客气。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等候盛师兄？”

农冰衣狡黠一笑道：“当然是盛大哥让我来找你的。知香居近日人多嘴杂，因此他叫我引你到别处僻静的地方会面，就请羽大哥多走两步路啦。”

阿牛一喜，说道：“原来姑娘是盛师兄的朋友，那便劳烦你替我们引路了。”

顾智急忙低声道：“少教主，这女娃儿来路不明，咱们可要提防有诈。”

农冰衣耳朵尖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小嘴一撇哼道：“我还怕你来路不明呢。羽大哥，你若信得过冰儿，就跟冰儿来，否则今夜见不着盛大哥，可不怪我。”说着飘身出了大门。

阿牛心想，自己与盛年约定在知香居会面，原是极为隐秘的事情，仅有少数几个亲密的知情人知道。

这女娃儿突然出现，虽然当众挑破自己的来历，的确有些稀奇古怪，但她出言阻止南荒、漠北两拨人马械斗，对自己似乎也并无恶意。

他见农冰衣头也不回的去远，赶忙从袖口里取了锭银子，也管不了多重稳稳甩在桌上。

、不见他身形如何飘动，一晃眼的工夫就追到了农冰衣身旁说道：“冰儿姑娘，你不要生气，在下绝没有信不过你的意思。只是这两日云林禅寺内外鱼龙混杂，顾兄他行事小心谨慎也无不妥，还请姑娘见谅。”

农冰衣脚下不停，一路朝西行去，口中咯咯轻笑道：“若非冰儿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同是紫竹轩弟子，你们三个人的性情差异竟是这么大。羽大哥，我猜你应该最像令师生前的脾气吧？难怪他那样疼爱你，一定要把你从云林禅寺手里保全下来。”

阿牛勉强微笑道：“我和丁小哥、盛师兄的性情确实各自相差甚远，但师父他老人家对我们三个的疼爱恩情，同样不分浅薄，恩深如海。冰儿姑娘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也曾见过丁小哥？”

农冰衣甩甩小辫子得意地道：“我当然见过他，丁大哥的伤，还是冰儿一手替他医治的呢。”

两人说着话的工夫，已经出了镇子，野外山峦跌宕，满目荒凉。偏偏今夜阴霾密布，眼见就是一场暴雨，枯枝随风摇荡更添几分凄清。

顾智、辽锋跟在阿牛身后五六步远暗暗提防，但看小姑娘巧笑嫣然，大大方方的与阿牛聊天说笑，全不像有鬼的样子，渐渐也放下心来。

转过一道小山坡，落马驿已消隐在浓重的黑夜里。农冰衣一指前方依稀可见的一座小山峦道：“再走三十多里，在山脚下便会有一座寺庙。那庙里的主持跟盛大哥很熟，盛大哥和几位朋友如今都暂时住在那里。”





阿牛恍然道：“怪不得盛师兄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原来是藏身在寺院之内。”想那南荒、漠北的群豪对云林禅寺剑拔弩张之下，恨屋及乌，自然也捎带上了附近的所有寺院。

而云林禅寺方面，更不会想到盛年等人竟敢反其道而行之，堂而皇之地入住庙宇，反令其成了一处绝妙的隐身之处。

他想到这里，突然没来由的心底警兆升起，仿佛有一股极不舒服的煞气，若有若无地从身后涌来。

阿牛这一年多来迭遇惊变，就算是再懵懂无知的少年，而今也在这惊涛骇浪里被锤炼成钢。

他心知道自己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强敌，对方一路暗中跟随，不露端倪，修为之高可见一斑。

一转念不由悄悄又望了眼农冰衣，小姑娘依旧笑嘻嘻地满脸天真，丝毫不觉巨大的危险来临。

阿牛脸上一热，心道：“这多半是冲我来的，冰儿姑娘应该不知情才对。不然，这小姑娘的神色也不可能始终如此从容不迫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不动声色走下山坡，眼前一马平川尽是荒芜的野地。

农冰衣说道：“羽大哥，这附近已没什么人啦，咱们不如御风而行，也好早点赶到。”

阿牛微微一笑，回过身子眺望背后的山坡，朗声说道：“哪位高人一路跟随在下至此，可否现身一会？”

顾智、辽锋双双一凛，闪身到阿牛两侧护翼，四道目光夹杂着农冰衣好奇的视线，朝着山坡顶上望去。

其时天已全黑，山风骤紧，云层低低翻滚。但阿牛等人皆身负上乘修为，于黑夜里依旧能看清楚远处的一草一木，一山一石。

半空里传来一串啾啾阴森长笑，犹如夜枭般催人魂魄，冷冷说道：“羽少教主，你没想到会在此地撞见老夫吧？”

顾智、辽锋面色煞白，异口同声颤声叫道：“红袍老妖！”

山坡上血红色的身影一晃，红袍老妖倨傲冷漠的身形，飘然浮动在呼啸而过的山风之中。

他一双眼睛似合似睁，罩定阿牛，就如同一头饥饿的猎豹，虎视眈眈地窥视着自己的猎物。

半年多前，云酿天府一战中，年旌、丁原、阿牛三大顶尖高手联手杀上别云山遮日崖，顾智、辽锋因不忿红袍老妖对两人弃之如履，临阵倒戈，领着众人通过秘道找到红袍老妖的藏身之处。

其后红袍老妖连破两道分身，被逼得元神出窍才险死还生，侥幸脱逃。他不敢在南荒继续逗留，远遁西域苦心修炼以求恢复元气。

经过一段时日的闭关，红袍老妖的伤势初愈，但要想重振昔日雄风谈何容易，心下禁不住对丁原等人恨之入骨。